



元旦，视一下四周，没有过多选择，只有一处空座，她便走过去坐下了。邻座是三口之家，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七八岁模样的小男孩。刚坐下打开电脑不了一会儿，便听到邻座的女人发

## 莫弄丢了爱情

周珂银

外头，天气不错，阳光也好，可她心情不好，多少有些辜负大好时光的遗憾。好在有咖啡馆可去，还有一份资料要做，索性就投入工作吧。

走进咖啡馆，很意外，新年头一天，居然有那么多人



## 悼非

前些日子，一连听到两个噩耗，很震惊，顿时心情沉重。去世的两位文化人都还年轻，一位六十多，一位才四十几，正当壮年却撒手人寰，对香港文化界是一大损失，真是令人惋惜。

黄爱玲，其实我不能算真正认识。应该是见过面的，清清秀秀文文静静的一位影评人，印象是好的，但不深。令我深刻印象的反而是看电影。外文不好，我看西片是一定要

翻译是一件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不算自己的创作，却需要中文和外语都非常好——据说黄爱玲精通英语和法语。翻译又是一件琐碎的工作，肯这样孜孜不倦为了观众和读者奉献自己的精力的译者真是不多，还要有高的水平，这令我这种受益者格外的心存感激。

另外一位去世的是儿童文学作家甄艳慈。她是我许多年前的旧同事，我们曾经在一个出版社一起工作过，因部门不同也不算很熟悉。印象之中，她很勤奋，很努力。后来离开了那家出版社，到一家儿童出版社做事。找对了方向，做出了成绩，不仅策划了许多优秀的儿童读物，也升上副总编辑的位置。印象之中她身强体壮，谁也想不到这么年轻就离开她心爱的家庭和工作。

深深哀悼，愿她们安息。

2017年初春，台北一家旧书店在台北书展期间举办了一场珍本古籍公益拍卖会，在《数卷听春》中，从明清版至近代中日图书都有，签名本当然少不了。其中有一本1981年10月25日领导出版社再版的周梦蝶《还魂草》比较特别，因书中有一段周公题识，事涉周公到晚年都常引为“沉痛”的一桩旧事。

《还魂草》是周公的第二本诗集，1965年文星出版社初版，两年后再版，不久，文星出版社倒闭。1978年周公好友王清华、顾俊、苏永安三人成立了领导出版社，重新排印周公的《还魂草》及周弃子的《未埋庵短书》，发行前还为两书登了一则小广告，其中推介《还魂草》说：“原由文星书店印行，漂没近十二年，周梦蝶先生这本凝结的‘小书’，刻由本社以崭新面目，郑重推出。……凡预约是书者，兼附送青年插画师陈义仁先生绘制之图片一套六张。另，本社特敦请青年作曲家陈建华、胡德夫、吴楚楚、朱介英、涂敏恒诸先生为本书配曲九首，灌制卡带，随书发售，邮购每卷六十元。一石三鸟，幸读者诸君勿交臂失之。”这本《还魂草》前后共印了四版，后随领导出版社歇业而绝版。

书中题识说：“前承以迁地为劝，因循未果行；上周四，主人宛转陈情，乃不得不搬。今新居诸事粗定，又适逢拙集重版，特奉寄一册，一以践夙诺，兼致慨于



人世种种得失聚散，万般由命不由人也。七十年十二月二日雪忍谨驰白马荣义站长慈照。印：风耳楼”

在图录中说“……自署‘慈照’，尤具史料价值。”然“慈照”是书信中对人的敬称语。而当“雪忍”才是他的别号，周公告诉过我，他是“想到孟子的贫贱不能移，一个人没有财富，这样的人很容易起贪念。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定，守得住，像雪一样，又雪白，又冷静，知耻不受诱惑。

## 叩别内湖

叶国威

这很不容易做得到，但做一分算一分。”所以取雪忍为号。

“风耳楼”则是周公1978年1月18日起，在联合报副刊推出“风耳楼小牍”专栏而来。为什么取“风耳楼”？非真有楼，周公对我说：“万事都如风过耳，对万事都不关心。”这印是曹介直于1981年底所刻。

“迁地”指的是1981年迁出徐进夫陈玲玲夫妇家的事。当年周公因为胃溃疡、十二指肠堵塞疼痛不能忍，脸无一丝血色，在徐进夫家楼梯口看了五个半钟头，等徐进夫回来一看大吃一惊，随即送周公到台南荣民总医院检查，因情况严重，立刻送进急诊室，周公当时很害怕“开刀”，以为跟“死”的距离最近，而他本身对“死”更毫无心理准备。结果开刀当天周公反而变得精神抖擞“就是这样走了也干脆”，后来周公当然没死，只割去



## 夜光杯

开年气温并不很低，写完一些枯燥的文章后，趁天气还没有真的变得那么冷，出门去一些喜欢的地方晃了几圈。有一个书店的打折区，放了几本挺有意思的书。店员说，这本“遗书”打五折，也可以开发票的。我想遗书怎么能打折卖呢，放了回去，又转了一圈，回来看了一看，原来那本书是《明清遗书五种》，不是那种“遗书”。

因为图书发票的问题，前几日和某网店闹了不愉快，沟通很久的结果是，他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后来我觉得烦了，知难而退。人生那么多无解的事，无解的事其实也分有趣和无趣。无趣的无解，堪比手势拙劣的焊接工作，生硬而且……象征着一槽糟糕的坚持。去年去了很多次寺庙，现在为了安全不许明火，但香还是可以定点燃的。你拿着它把它点燃，好像有很多个愿望在里面。那倒是一个和“焊接”相反的动作，无可奈何消亡去的炭化，意境也会深远不少。

不知怎么，看邻座在吵闹，她竟有一种释然，看来，今天不开心的不止她一个，斗嘴的家庭也不止他们一家。关于婚姻，村上春树有感悟名言：“说得残酷一些，婚姻生活就是近乎冷酷的相互磨合过程”。她只是和所有的夫妇一样，正在“磨合”过程中。放眼望去，偌大的咖啡厅竟然座无虚席，于是暗付，新年伊始，跑来孵咖啡馆的大多是在家无聊的人：要么是单身狗，要么像她和邻座一样是来怄气的。

邻座的争执时断时续，她也渐渐进入了工作状态，不知过了多久，当她再抬起头来，发现邻座已经安安静静了，男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指导着

儿子做功课，而女人则将头斜倚在男人的肩膀上闭目养神。如果这时有人进来见到这个温馨的场面，断不会想到，之前这里还刚刚上演了一出河东狮吼。

手机铃响，她瞥一眼，是老公打来的，伸手想接起，心里又“搭架子”，还是放下了。须臾，手机又响起，这回她的气也基本消了，老公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再过一会儿就回来了。随即又问老公，需要带些熟食回来



## 夜光杯

吗？她和邻座一样，看上去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常常会想，一场婚姻走下来，其间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吵了又好了，哭了又笑了？或许，亲情便是在彼此的摩擦碰撞中产生的。但若是摩擦过度，碰撞频繁，磨掉了爱情，磨灭了激情，单单只剩下所谓的亲情，终究也是婚姻里的一种缺憾。

我在老弄堂顺天村长大，对它特别有感情。顺天村地处成都北路262弄，它西面是成都北路；南面可以穿过太和村到威海路；东面是重庆北路319弄；北面是江阴路，江阴路向北穿过同业里便可到南京西路。当年我在江阴路小学读三年级，由于操场小，学校安排在顺天村内上体育课。有一次，我们班在顺天村内进行100米短跑比赛，我们从顺天村北面近江阴路一侧一直跑到顺天村西面近成都北路一侧。也许我身体瘦弱阻力小，获得了第五名，而体育老师称顺天村是极好的短跑训练场所。



德国奢侈品排行第一的是保时捷，第二就是迈森瓷器。如果说景德镇是个瓷器大产区大卖场，那么迈森就是恒隆广场里的一间瓷器专卖店，两者的价格差异，就像一只中国造的几百元包包，一贴上国际名牌标签，即可卖到几千几万元。这中间的理数耐人寻味。

迈森瓷器有怎样的前世今生呢？早在13世纪，欧洲贵族对中国瓷器视若珍宝。当时奥古斯特大帝曾用一队骑兵和波斯商人换过48件中国瓷花瓶，但他并不满足把瓷器当艺术品收藏。他找来一名叫贝特格的化学家，让其仿制中国瓷器。经过反复试验，贝特格终于解开了中国瓷器的秘

## 摄影

密。1708年一个寒冷的冬天，他用高岭土成功烧制出一种白而透明的瓷。1710年迈森国立瓷器制造厂成立，走上了从山寨到逆袭的辉煌之路。迈森瓷器两把蓝剑交叉的商标，已成为世界名贵的品牌。参观了迈森瓷器博物馆，那300年来的瓷器精品发展史，在我脑海中盘旋出好多思绪。

迈森小城离德累斯顿不过30公里，除了瓷器出名还有不错的景致。山上的阿尔布雷希特斯城堡和哥特式教堂可供观赏，俯瞰山下的易北河像绸带一样飘动，还有宛若波浪层层铺展的红色屋顶。山脚边的市集广场和曲折街道别有情调。黄昏，在易北河边散步，夕照在云朵中躲躲闪闪，城堡和教堂显得分外宁静。

## “珍视”的碎片

张怡微

方老夫妇问了好多次，“这个人心

“这个人心

记得期末时差点挂掉一个学生，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自责。然而他点名都不到，没有平时成绩，期末作业也迟迟不交。后来他发短信说，“我是咎由自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可惜。我记得我本科时考得最差的一门课，后来百思不得其解去找老师，那位老师那时摔断了腿，拄着拐杖，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拿了一个D，我想知道为什么。他就很艰难地走了几步，

## 弄堂里上体育课

陆伟俊

我在老弄堂顺天村长大，对它特别有感情。顺天村地处成都北路262弄，它西面是成都北路；南面可以穿过太和村到威海路；东面是重庆北路319弄；北面是江阴路，江阴路向北穿过同业里便可到南京西路。当年我在江阴路小学读三年级，由于操场小，学校安排在顺天村内上体育课。有一次，我们班在顺天村内进行100米短跑比赛，我们从顺天村北面近江阴路一侧一直跑到顺天村西面近成都北路一侧。也许我身体瘦弱阻力小，获得了第五名，而体育老师称顺天村是极好的短跑训练场所。

## 瓷城迈森

李京南

七夕会